

刀尖上跳舞的人

李达滨 李汝舟 著

中國檢察出版社

刀尖上跳舞的人

李达滨 李汝舟著

中國檢察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9 号

刀尖上跳舞的人

李达滨 李汝舟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总布胡同 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7 印张 373 千字

1992 年 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册

ISBN7-80086-106-6/D·107

定价: 6.90 元

搞侦察工作，就象在刀尖上跳舞。

——侦察员手记

先说几句

从来的政治——军事角逐场中，总是以最美的安祥的外衣掩盖起最不可告人的目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谋略致强敌于死命。这中间，最要紧的一种手段，就是运用间谍，可以说，间谍是最崇高也最卑鄙的一个奇特行业。

试看当今世界，哪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首脑们能够睡安稳觉？无论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进攻，无论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他们都得认真地、仔细地研究自己的对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中间有哪个又能离得开间谍？长着两只眼睛还不够用，所以二郎神杨戬在额头上长出第三只眼来，怪不得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都斗不过他，七十二变的原身，无一不被他那只继熠熠生辉的眼睛识破。间谍，正是杨戬头上的第三只眼。

这本书里，我们“侃”了这么一串长长的、连环套似的故事，介绍了几位同国内和海外的特务、间谍分子斗智斗勇的侦察人员，这当属于隐蔽战线上的一幕，也就是上面说的第三只眼的一片世界。用平常的眼光看来，这里的人和事，恰如刀尖上跳舞：紧张、惊险而饶有趣味。

然而，以当今的文学分类法来评判，这种题材，只能划入“通俗文学”一类，或者干脆说是“通俗读物”而已。这一点对于我们写作这本书实无关紧要，若尊敬的读者茶余饭后借此能够得到消遣与审美的一次性精神消费的满足，我们也就十分的满意了。

要写这样一本书，其实我们酝酿已久，也是有感而发。

首先是感到一个时期以来，这平静的世界并不平静，即

使在歌舞升平的景观之下，也存在着有声与无声、见血与不见血的殊死斗争。而这一切恰恰为广大的善良人们所不察觉。这就十分令人忧虑。

当今世界大势，确实趋向缓和，裁军，限制、缩减与销毁核武器，由对抗转为对话，等等，这都表现了人类的理智在战胜邪恶，文明在战胜野蛮，而且在世界人民不断觉醒，和平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下，这种进步潮流始终是国际形势最本质的一面。但是，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小小星球上，哪一天又停止过洞穿血肉的枪声？就在本书稿成而尚未付样的时候，突然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至于窃取情报与策反活动的间谍战，近几年更是愈演愈烈，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翻云覆雨，忽友忽敌，在外交场景更是司空见惯。每每在与洋大人觥筹交错，握手言欢的迷人镜头面前，我们总想提个醒儿：“警惕啊！善良的人们，小心口蜜腹剑，笑里藏刀！”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人家间谍卫星满天飞转，连地上的一根大头钉都能显影在他的红外线摄影胶片上，还用得着派遣间谍分子到你的国家里来搞情报吗？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因为，再厉害的间谍卫星总探不着你保险柜的贮物、更探不着你心之所思，情之所动，而这一切，恰就是他所想得到的东西。早在去年8月2日伊拉克进攻科威特之前，美国的间谍卫星就已侦察到伊军的大规模调动，但调动部队做什么呢？间谍卫星却无法知道。直到伊军突然吞并科威特全境，布什们这才惊讶得目瞪口呆。也正是这个原因，这次海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格最高的科技战争，美国的间谍卫星尽管不停地从伊拉克上空掠过，五角大楼仍然要派遣大批间谍深入到伊拉克境内搜集情报。如果没有准确详尽的

情报，不管是布什还是切尼，也不管是鲍威尔还是施瓦茨科普夫，是无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的。而堪称当今世界兵器之骄子的 F-117 隐形轰炸机或“战斧”式巡航导弹之类玩艺，也会因无准确攻击目标，成为嗡嗡乱飞的无头苍蝇。由此可知，没有间谍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盲目战争，而未来战争的蓝图，只有依赖间谍才能勾画得出。

也许你要说，人家的经济、科技、军事远比我们先进，何须从我们这不发达的地盘上窃取什么情报？其实不然。你是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有着这个星球五分之一的份量，你的任何一个领域的任何常动、异动，人家怎么能闭目不视、塞耳不闻？不把你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他们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吗？岂不闻宋太祖灭南唐的那句名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比如有一回，C 国的间谍卫星侦察到我国某地隆起了一些崭新的大土堆，就立即引起了他们的间谍首脑们的极大不安。马上调兵遣将，派遣间谍潜入我国秘密侦察。这是为了什么？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大可自己看不起自己，以为洋大人害的是“先进”的艾滋病，而我们却在患着太“落后”的感冒。

其次，也想借书中几位侦察人员的所作所为，弘扬一下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为那些被“洋风”吹得晕头转向的人们治治软骨病——中国人的头颅既早已抬起来了，就再也不能够低下去！

这样一些“有感”，岂不是太功利、太社会学而离审美甚远？其实也不然。我们正是感到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生态似乎有些失调，探索的探索得令国人望而生畏，高雅的高雅到沙龙圈里“玩儿文学”；通俗的又仅盗其“文学”之名而肆意制造文化垃圾、精神公害，严重地败坏着民族的文化素质。面

对那一个时期充斥书市的“打”、“杀”、“床”之类，我们不禁油然而生起深重的忧虑，进而激励自己，能不能拿起笔来，叩其两端，允执其中，从而找到一条雅俗共尝的路子呢？即能为《小放牛》一样，让初识文学的人也有阅读兴趣，在高层次的审美眼乏看来，也多少能有一些文学的品格。我们已经琢磨，才有如此这般的一试。这初衷究竟能有多少已经体现出来，我们热望能得到读者与专家的指教。

笔墨生涯，忧乐自知。丑丑婴儿，毕竟已经呱呱坠地。“十月怀胎”尽管付出了艰辛的代价，而“一朝分娩”时的所知所感也并非只有“喜悦”二字。这本小说的出版，实在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旅程，若不是许多热心的领导朋友们的帮助，恐怕此刻还是一堆废纸，一只死胎。因此，我们要感谢湖北省公安厅和中国检察出版社的领导者以及文学界的同志们、朋友们，如张思卿、韦恒荣、张子路、张克启、冯炬、刘岱、涂怀章、郑秀权、陈先祥、苏德永、宋寒松，还有一些不便公布他们的名字的同志们、朋友们，为这本书的问世都给予过热情支持和有益的帮助。作者的故乡湖北省新洲县公安局及其所属的阳逻镇水德派出所为写作此书提供了种种方便。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关心此书创作、出版、发行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谢忱。

李达滨 李汝舟

1991.12.26 于武汉



李达滨，男，
1937年生于湖北新洲。开始学医，后来习文。作过短暂的学徒、医生、教师、杂志主编。30多年来，从江汉平原的农舍，到天安门城楼附近的大院，在不同层次的机关，参与办过不少大案要案疑案难案。工作之余，偶写习作，先后发表过中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杂文、故事、科普作品和理论文章等。1988年获公安部首届金盾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湖北省直某单位副厅级干部。



李汝舟，男，1933年生于湖北新洲。1942年成为新四军鄂豫边区的一名“红小鬼”。干过边区税所的游击队员，侦察过日伪碉堡，后来成为新四军五师师部医院的医护人员，是著名的1946年“中原突围”战役的幸存者。建国后长期从事新闻、编辑工作，主编过多种报刊。从50年代初期起，发表过若干小说、散文、诗歌、杂文、论文。80年代初期开始，又作过一些生态农学、方志学、戏曲美学、信息学等学科的学术探讨，是一个道地的“杂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副编审，一家文学期刊的主编。

目 录

1 晴空里的迷雾	(1)
2 神秘的客人加古怪的客人	(8)
3 意料不到的车祸	(18)
4 调查所得	(26)
5 703 所的强者和弱者	(32)
6 不测的风云	(43)
7 有理与无理之间	(49)
8 无名电台	(55)
9 不和谐的音符	(62)
10 妻子的忧虑有没有根据	(71)
11 他俩的心在怎样跳动	(80)
12 一个非凡的女性	(90)
13 飘忽不定的海外幽灵	(98)
14 各怀鬼胎的黑幕交易	(107)
15 夜深人静细推理	(115)
16 安泰的启迪	(124)
17 一个严肃的玩笑	(133)
18 初露端倪	(142)
19 迫不及待的调遣	(150)
20 来者不善	(159)
21 一封怪信	(168)
22 泪痕掩盖的心事	(177)

23 侦察员之死	(187)
24 豺狼之间的“雅剧”	(197)
25 再不能让他溜了	(206)
26 内部出了麻烦	(215)
27 双线作战方案	(224)
28 是谁要来	(238)
29 驼鸟在急迫中.....	(245)
30 掉包之谜	(256)
31 给他个措手不及	(264)
32 一盒生日蛋糕	(272)
33 难以完成的任务	(281)
34 危险的引诱	(291)
35 竹篮打水一场空	(300)
36 云鹤山之夜	(309)
37 杀个回马枪	(320)
38 揭揭他的老底	(335)
39 绝对矛盾的事实	(346)
40 来自异国的定时胶卷	(356)
41 山重水复之间	(363)
42 不露头的泥鳅	(373)
43 一次历险的得失	(382)
44 落雁桥头	(391)
45 可恶的“魔鞋”	(401)
46 如履薄冰	(413)
47 奇特的罗曼史	(422)
48 情意绵绵的绝情书	(430)
49 猜不透的言外之意	(438)

50 抚今思昔	(446)
51 海外赤子之心	(458)
52 见死不能相救	(470)
53 吉凶未卜的告别	(479)
54 攸然离去的胜利	(489)
55 万里长空的生死搏斗	(499)
56 真相大白	(511)
57 日照晴空	(521)

1 晴空里的迷雾

好一个晴朗的早晨!

天是那样高，那样蓝。蓝得象宝石，象水晶。稀疏的晨星点缀着，没有一丝云彩来干扰，多明净的一张天幕!

八点钟了。

西北大漠上的一个兵器试验场。一阵紧张的哨音，一只彩色信号灯在急骤地明灭忽闪，空旷的漠野上，突然爆起一声巨响! 依附在发射架上的一只庞然大物，乘着翻滚的火球，拨地而起，直冲蓝天。约莫几秒钟的间隔，一道耀眼的白光紧追上去，如霹雳，似闪电，划破穹窿，在远离地面一百五十公里的外层空间，幻出一团白絮般的云雾，久久地凝滞在那湛蓝湛蓝的天幕上……

寂静的大漠沸腾了!

千百名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蓦地从掩体里涌到地面，向着眼前的制高点——一座新月形沙丘奔去。他们在沙丘的脊棱上，跑啊，跳啊，抓起帽子，甩开毛巾，脱下上衣，向空中抛啊，掷啊，恨不得把身上的这些物什全抛到那团云雾上去。年轻人象孩子打雪仗，互相追逐，滚爬扭摔，发疯般地从沙丘的背风坡一骨碌、一骨碌翻下去，好象要把这寂寞的沙丘掀抖起来似的……

是啊! 这样有意义的工作，人生能经历几次呢? 成功的

兴奋，胜利的喜悦，要以怎样的激情才能充分表达出来呢？只有疯狂的跳跃，只有粗犷的欢呼！真是惊涛拍岸，滚雷经天啊！那沙原上的枸杞、木贼、沙打旺和罗布麻，不是也颤抖起来么！那远处的沙柳、红柳和胡杨林，不是也欣喜得摇曳、舞蹈起来么！这些大漠上特有的植物，似乎等待了几个世纪，今天才一下子惊醒过来，一齐要记下这永远值得纪念的时刻：一九七五年九月这个美妙的早晨！

同地面的热烈情景恰成鲜明对照，在地下一百五十公尺深处的总控制室里，却是一片静谧。

绕着总指挥的办公室，悄悄地坐着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高翔，703研究所党委书记卢建功，以及这次试验的设计者、组织者。他们的心情能不激动吗？但是，他们毕竟更能善于控制感情，即便是在足以使人兴奋得发狂的时刻，他们也能象现在这样，面对着令人兴奋的信息：北京电话！

好了，电话对讲机的扬声器开始发出低微的“丝丝”声……

“同志们，你们好！”

这是那略带江南语气，音色虽显苍涩但仍然高亢而铿锵有力的声音。

“我是周恩来。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参加设计、研制、试验自卫Ⅰ号的全体同志致以衷心的祝贺！”

如果说，那抑制已久的感情是一渠被关住的沸水，那么，这扬声器里的声音，就是掀开这拦水闸门的动力了。他们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他们的感情再也不能压抑，“总理，总理，是他老人家……”

高翔代表同志们对着送话器回答：“总理，我们全体设计、研制、试验人员，衷心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和您的亲切

关怀！”

卢建功插上说：“总理，您身体可好？”

“听了你们这样好的消息，我好象什么病都没有了！”扬声器里，随着这风趣的回答，传出了清晰的笑声。

大家也都笑了，眼里激出了泪花。

总理问：“祁山逸同志来了没有？”

卢建功答：“没有。”

“他怎么没有来呢？据我所知，他是自卫 I 号最早的设计人吧！”

“他，呃……”卢建功略略迟疑，答道，“他最近有病。”

“什么病呀？治病有困难吗？如果有困难，我马上派医疗小组的同志来帮助。”

“总理，不用，不用。我们会有办法的。”卢建功急忙答道。

“卢建功同志，那就把这件事委托给你罗，请你向祁工转达我的问候。”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照办。”

总理最后嘱咐：“高翔同志，在你们头顶上升起的这团白色云雾，全世界都会看到的。朋友们当然会为我们高兴，但是，也会有人对这件事睡不着觉的。你们可要提高警惕喽？”

总理料事如神。

就在这团白雾升上天空的时候，它的情影就被一只间谍卫星拍下传真照片，送到了地球的某一方位。它的确搅破了那么几个人的美梦。

就在总理话音刚落时刻，在 C 国首都郊区军用卫星地面接收站的那座高大围墙里面，嗖地窜出一辆贼亮的海鸥

牌高级轿车，象一条狡黠的鳗鱼，沿着被一带白皮枫掩映的柏油马路高速驰去。

半小时后，汽车在一幢哥特式别墅近旁停下，里面出来一个瘦长的佩戴少校军衔的军人，约莫二十七、八岁年纪。他的公开身份是 C 军总参谋部少校参谋，而那个鲜为常人所知的真正的重要职务却是：C 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军事情报处中国科科长。这个神秘的部门，有一个不大好听的代号，叫做“罗雾。”把它音译为汉语，往往听成“拿物，”或者“阑屋”，有人干脆叫它“烂污”。

少校举止文雅，步履轻捷，向着别墅围墙那扇紧闭的铁门走去。在离铁门约莫二十公尺的地方，他猛然停住。似乎突然记起一道什么必要的手续，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钢笔式的仪器，对着铁门拨弄了几位数字。原来，这是电子仪器给他带来的一点小小麻烦，是一种必须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要是局外人不知底里，或是粗心忘了这道手续，再向前越出半步，他的体温就会使围墙里的电子警报器自动发出撕人心肺的怪叫，麻烦就可想而知了。经过这么一拨弄，他就跟“电子门卫”对上了“口令”，被准予走拢去按那门框上的电铃了。门口虽然没有哨兵守卫，但少校知道，别墅里面对于自己的整个身影，会比一双肉眼还看得清楚。于是，他正了正军帽，整了整衣、带，摸摸肩章、领章，这才去按那电铃。当他的食指快要触到那个红色的按钮时，又一下了缩了回来。看了看手腕上的夜光表——啊呀，才三点五十五分哩！对于过惯夜生活的上司来说，这正是消除疲劳、补充精神燃料的宝贵时刻呀，那是可以随便打搅的吗？……可是，不及时报告，贻误军机大事，这一块小小少校肩章，又如何担当得起？真是进退两难，“做官莫做小啊”！他犹豫再三，终于